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五千五百九十三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二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

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

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
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今流俗以宣瑾兄
於名加玉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大志兗
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
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
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
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
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

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
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
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
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
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
瑾伏壯士橋下单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
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
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

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

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
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
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
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
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
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遇瑾謝延之升
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
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

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
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
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
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
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
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
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
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

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

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
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
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
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
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
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
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
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

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
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
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
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
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
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
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

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
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
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
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
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
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
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
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

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

少長失叙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
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
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
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
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
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
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

與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與降唐僖宗拜與東
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與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
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
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
葛與死其將劉經立與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
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
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
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

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

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旼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

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

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

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究鄆
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
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
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
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當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
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
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
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

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
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
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
遷為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
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
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
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
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

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於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為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為

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

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
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
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
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
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
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歛狀以緩梁兵徐圖
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
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

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

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邱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

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犇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犇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犇引兵擊

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犂為刺史以自保
忠武軍表犂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犂語諸將吏曰
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
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
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將巢敗果東
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
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

其衆圍犂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犂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犂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

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
雙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雙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
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
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
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雙兄弟
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
為忠武軍拜雙節度使雙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
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

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犇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将皆切齒末帝獨不

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
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
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
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
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
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剋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
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
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

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
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
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
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
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
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
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
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

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僭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

翔以為然巖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
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
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
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
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
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
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
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

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

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煜煜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
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
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
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
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遂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
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
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
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

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哀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李罕之傳其將劉經立奭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

○任經閣本作經任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四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
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
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
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

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

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
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
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
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
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
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
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

為天子昭宗反正以為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
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
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曰天
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
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
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
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
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

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倪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吏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

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
賣我以減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
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姁言當彥
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坑
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
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衛
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遇梁以策

千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
事長安舍梁邱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
梁邱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
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邱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
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
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
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
太祖用兵在邢洺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

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盾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

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
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
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
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
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
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
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
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

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祖庸使辟祖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

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為人彊敏有口辯

事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為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為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

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
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
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為元帥且求兼領
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
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
入為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
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聞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
共與弑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
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祖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

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
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
州將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為保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
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
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
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
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
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
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

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烟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關鷄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
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
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
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
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
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瑄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遂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遇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遇潁大雪士卒飢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舖之亡卒

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

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

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卷四十三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韋震傳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監本闕圖字今增正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五頁前六行語其僕劉鄴刊本

鄴訛剝下同據毛本改

第十頁後八行方立來救刊本救訛救今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大風拔木刊本木訛水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 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二

劉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

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

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
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
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
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
劉捍送於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
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
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
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

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於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

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名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

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
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
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
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沅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
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
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
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
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

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

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瀋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

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

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頤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荅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鄴還戒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於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

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
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
於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
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
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
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
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

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
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
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
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
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於唐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

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

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
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
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
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
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
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
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

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

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
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
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
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
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
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
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
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

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於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發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

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
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
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
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
殺之

五代史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六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五

宋

歐

陽

脩

撰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

洛陽以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
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
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
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
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牛存節丁
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門渡河擊敗罕之于沈水晉軍解
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
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

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
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
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
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
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
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
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蓆縣道病還洛幸全
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

憤恥不自勝欲剗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
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
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
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
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
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
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

武陟號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
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
屬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
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搞盡歡命皇子繼岌
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
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

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
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
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
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
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讐敵今
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
下也莊宗以為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

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寬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頗以為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為言莊宗乃從

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
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
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
亡去為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
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
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於梁梁太祖

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

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

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

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

錄以為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

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

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

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

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

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
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
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
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
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
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
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於蜀者以友謙

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
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
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
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
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
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
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
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

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

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

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

餘年誅歛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

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
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
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
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
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
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
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

戰歿於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鴈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

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
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
書友謙友謙不荅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
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
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
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
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
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

子少傳諡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
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
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愷巧善窺迎
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
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
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
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

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

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於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

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
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
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
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畧凝所請偏裨皆其故
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
賜死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日饗士於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為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

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
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
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
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於梁梁太祖得
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
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
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

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

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
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
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
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
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
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
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卷四十五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張全義傳濮州臨濮人也○第二濮字監本訛漢今改正

朱友謙傳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語一本作矣

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止載友謙求節鉞于晉

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載莊宗列

傳止云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旄賜之俱未有封友
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之事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